苏菲主义的师道承传及其精神内涵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4)03-0090-07

●哈宝玉　马建平

摘要：本文从苏菲导师在个体认识中的向度、导师的自我修持和导师的“参与”价值等三个方面，对苏菲主义的师道关系和精神内涵进行了论述，认为师道关系是苏菲主义道统思想的主要方面，其精神内涵折射出苏菲主义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苏菲主义；道乘；精神内涵

中图分类号：B96　　**文献标志码**：A

何为境界？在中国的文献中，境界一词本指土地的界限或疆域的边线。境的本义是“界”，即疆界。从“境”的本义来看，境不过是一个表征存在的物理空间概念。就宗教而言，境界乃是一种精神驰骋的疆域和对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在佛教里，“境”意味着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分裂。牟宗三说道家“无”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境界形态的形上学，目的在于提炼“无”的智慧以达到一种境界。①陈来先生在《有无之境》中认为境界对人的精神而言，是一个标志着人的精神完全性的范畴，是包含着人对宇宙人生的全部理解水平的范畴，对宇宙、社会、人生及自我意义的理解与态度，呈现出人的不同境界。②因此，我们说境界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明清时期经堂教育及其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2BZJ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 牟宗三.才情与玄学[M].台北:学生书局,1985.1-2.

② 陈来.有无之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西北民族研究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Ethnology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核心是对象对人的意义以及人对这意义的领悟，即一种对实在的超越。宗教境界的基本特征即为信仰献身，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其最高表现形式是“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并在一定阶段或必要时间进行自省式的离群索居、避谷趸食等“神秘”修行而后达到“人主合一”。

在世界宗教里，表现、追求“人主合一”境界的多为神秘主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神秘主义的目标是与神融为一体”，①其“本源是对整体统一的直接和直觉的体验”。②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有“人主一体论”，中国神秘主义有以儒教“人行天命”思想为基本内容，融会道教自然神秘主义和佛教超自然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学说。那么，修行者如何获得这种高境界呢？苏菲个体要达到这种高境界，实现自我完善、关怀终极的目的，中介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中介者乃是一切价值判断的准绳，人神和谐的精神向导。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就特别强调引导者的境界，即苏菲导师的自我存在意义，活动价值和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解与态度。

一、导师在个体认识中的向度

“导师”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有两个词：一是“谢赫”（shaykh），即长老或有学识的人；二是“穆勒什德”（murshid），即指挥者、引导者。“谢赫”和“穆勒什德”在苏菲主义的精神语境中皆有导引者之意，然而二者的真正含义亦有细微的差别，在学术论述中恐不能将两者作意义划一的简单理解。在苏菲派的等级制（谢赫→穆勒什德→热依斯→穆勒德→阿姆）③中——严格来说——所有的谢赫都是穆勒什德，但所有的穆勒什德未必都会成为谢赫。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苏菲导师就是谢赫。谢赫是苏菲耶（苏菲个体）道行中的引领者，是真主与凡人之间沟通的“瓦赛塔”（wāsit，中介），他犹如一座架通两界的桥，把神圣和世俗有机地连接起来。导师是全部道乘的根本，导师的道门化育即为教，道门即教门。因而，只有充分地理解了导师的道乘，就可获得理解安拉的正确途径，所以，敬师乃修道之关键。

基于对导师的崇信和仰赖，苏菲信士把导师看作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令人迷惑的“人”。这个特殊的人就像完善的管理者，为个体的成长安排着环境，使他们都能像播撒在沃土中的种子一样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然而就导师的内质来讲，他一方面仅仅实现了作为人的本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达到了一个普通人无法实现的人生境界。可是，在苏菲群体中，谢赫总是为数不多的。这个事实就意味着，只有少数人才能把他们身上固有的人性充分地体现出来。导师“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那样地泰然处之。这恐怕就是苏菲个体为什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卷七，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152.

② 秦家懿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M].北京：三联书店，1997.5.

③ 在苏菲派的师徒、教主与门人的关系中，“热依斯”（raīs，阿拉伯语，意即首领、头领）是代行谢赫职权的人或被谢赫派往某地管理一个辖区或一坊教权的人；“穆勒德”（murshid，阿拉伯语，意为被引导者、寻道者）是追随谢赫或穆勒什德的人，他们是忠于教主的门人，在适当时候替教主传宣道门，向未进入道门的普通人解明道门道理；“阿姆”（‘āmm，阿拉伯语，有普通、一般之意）意即信教的普通民众，是没有完全进入苏菲道门的人，他们并不重视日常的功修，只是在一定的节日（如谢赫的诞辰日或某些忌日）参加有关的庆典和祭祀活动。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么崇敬导师，又为什么痴迷地追随导师的第一缘由。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想化的人物是极为少见的。苏菲个体崇敬导师的第二缘由，乃是他们认为，导师有主所赋予的“超常能力”，与主直接对话，对追随者内心世界的活动明察秋毫，引领信众到达无限美好的彼岸等。实际上，每个生命个体都有些微的“天赋”才能，只是苏菲导师作为与世无争的虔诚教徒，通过持续不断的批判性的自省，才得以察知自己内在情感和信士内外去向的“精微的征兆”。导师的超人之处在于并非被动地接受源于主的定律和与主沟通过程中的旨意，而是积极主动地自身转化，通过内化，去实现自己能力能够外化的目的。内化与外化的有机结合，使他能够有效地管理一座道堂或一坊信众的宗教事务，对于世俗的事务来说则其权力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世俗的事务是教民个人的私事。第三缘由，也是苏菲个体敬师的最为重要的缘由。苏菲个体从表象和心灵深处认为谢赫的“道门”即是对“教门”最合理、最准确的阐释，哪怕看上去可能不大对头。没有导师的帮助，就无法走向正路，对导师完全的顺从将保证个体能更快地认识真理。正如 12 世纪苏菲思想家伊本·阿拉比所说：“谢赫之戒即为安拉之禁，你当以谢赫的禁令和教诲行礼安拉。”①阿布杜·嘎迪尔·哲拉尼说：“未完全相信谢赫的苏菲个体，永远不会成功。”②这就为个体的“成功”、准确“看守”（虔诚遵守导师的教诲）导师言行确立了基本的要素。谢赫是遥远行程中的必经栈道。奈格什班迪耶的《真道隐秘》对导师与追随者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比喻：“行道之人品位的升高，须凭道长的带领才能得到。如同小鸟的被孵化、成长一样，必须经过妈妈的精心呵护和教养，方能成为一只在远程和狂风暴雨中永不疲惫、永不折翅的飞行者。门人若不被孵在接续真主的道长门下调养，他一生一世也不能越过远程之路。道长把门人放在接续真主的翅膀下，放在服从自己意图的翅膀下，孵在道乘之窝中，他就会飞越多个品级，到达最高品级的世界。”③因为“跟随道长之人如同飞行之人，跟随圣徒的人如同骑乘之人，跟随学者之人如同步行之人，自行其是之人如同在泥塘中打滚之人。”④对谢赫教诲的这种价值提升，凸现出教门与道门的等价性、同层性、同级性。然而就导师本身而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宗教行为和仪式，而是内在的自我活动。

二、导师的修道方式

既然苏菲个体如此看重导师在自己道行中的重要性，那么，导师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表现自我价值的呢？苏菲导师彰显自我价值的最佳方式不是孤立的隐居——离群索居不是苏菲导师的最终目标，他并不主张蓄意使自己的生活同通常的人际交往隔离开来，而是将自己融于不分等级、贫富、贵贱的大众聚合体里，通过在群体中诵念“宰克尔”（dhikr，记忆、记诵、赞念）的精神体验，同超越者进行富有成果的精神沟通，并把自己的体验所获倾注于每个认知、追随他的普通人。从表面上看，聚合体里的他“在下位”，实际上他处于一种时隐时显的

① 安萨里.宗教学复苏[M].第三册,大马士革:阿布杜·瓦凯勒书店,1970.65.

② 麦哈姆.苏菲探真[M].约旦:伊斯兰书局,1994.318.

③ 奈格什班迪耶，穆罕默德·哈比卜·阿里米译注. 真道隐秘全集 [M]. 内部出版物，1998.171.

④ 同注③。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神秘情状下的“上位”。这反映了导师的处世、处事哲学。

苏菲“妥勒格提”(Tarīq)修持的最高境界即为“人主合一”。“妥勒格提”意即道路、途径、方法,指苏菲派记主、近主的修炼路径与方式。我国明清之际的穆斯林学者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称其为“道乘”,将其与“教乘”(Sharī‘a)、“真乘”(Haqīq)统称为苏菲的“三乘”。另外,“知乘”(ma‘rifa)、“至乘”(wusūl,到达、回归)亦是苏菲修行中的栈道。道乘修持大概需要经历七个阶段:侍主(包括记主),即一丝不苟地履行主的律令;爱主;从世俗欲望中“隐遁”;认知主的特性;“见主”时的喜悦;与主交言诉机;沉浸于永生存在的本质中。

苏菲主义认为,修炼是一种艰难的精神历程,寻道者须经长期苦修,才能越过不同的阶段,最终达到由存在的经验作证真主独一的目标。大多数苏菲把精神的修炼分为三个层次,即由遵奉教乘,长期谨守道乘而达到真乘即绝对的真理,或由教乘、道乘和知乘(神智)而达到真境。这就是说苏菲个体通过专心对礼、真、道三乘的修持,达到完全、彻底的认知主,最后回归到真主的怀抱。有人喻教乘是饱满的种子,道乘是枝叶茂密的树木,知乘乃馨香四溢之鲜花,真乘乃硕大的果实。

在确定“道”的主要层次和基础后,苏菲个体开始进入具有不同训练和考验的阶段,并关注每一阶段的精神发展和心理状态。“品级”(maqāmāt)和“状态”(ahwāl)①是修道者在自我修持过程中的精神境界。在苏菲个体的修行道程中,阶段和状态是一对相伴而生的精神境界。状态是阶段的前奏,它是心灵深处突然、无意的一种短暂的“定”,往往瞬间即逝。正如10世纪时的大苏菲祝奈德所说:“状态好像闪电的光芒,每个渴求真主的人都会处于某个特殊阶段,那是他开始探索的线索。”阶段是心灵状态的继续和延伸,是修道者长期的一种“定”势。阶段是对苏菲的伦理戒律,是个体的修持行为,而状态是修持者的心理感受和直觉体验。修持者在不同的修持阶段,会突然产生不同的状态,由于这是源于真主的“恩惠”,所以来时无法拒绝,去时无力挽留。这种精妙的区别,完全取决于修持者的主观意向和直觉领悟。

记主和爱主是道乘的两个重要基石,它们试图回答个体如何在自身中认识主以及主与个体和整个世界的关系问题。

记主的最初、最佳方式就是在导师引导下群体或静或动、或高或低吟诵“宰克尔”(dhikr)。“宰克尔”,在阿拉伯语文中有记忆、纪念、赞念、赞颂等意。赞念作为一种仪式,被认为是达到修道者所祈求的那种狂喜、陶醉、出神状态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他们看来,只有达到这种状态,个体才能渐断地“浑化”自我,渗透、融合到他自己存在的根基中去。

根据苏菲派的理论,人的心灵有肉体和精神两座门,人们通过赞颂真主可以分别开启这两座门。因此,赞念的方式有两类:“宰克尔·哲赫勒”(dhikr ‘l-jahr,高声赞颂)和“宰克尔·胡菲”(dhikr ‘l-hufiyy,低声赞颂或默颂)。人们通过高声赞颂可以打开肉体之门,通过低声赞颂或默颂可以开启精神之门。赞念的实践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舌心并用的赞念,由自觉的并伴以身体的动作,进入长期的乃至梦中下意识的赞念;第二阶段是心(有形的心)的独赞,这时“舌赞”消失,而“心赞”继续,以模糊的愿望企求保持赞念形式,最后愿望消失,凭下意识保持赞念形式;第三阶段是心灵(无形的心)的赞念,这时,赞词的内容、形式以至赞词的字母都从心上消失,赞念只存在于意念之中。赞念既是苏菲个体虔信爱主的外在表现,又是

① 参见拙文.经学系传谱与苏菲主义[J].世界宗教研究,2010,(5):131.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他们内在的心灵和精神的修炼过程。

三、导师的“参与”价值

与其他的派别一样，苏菲派坚守且长期吟诵“万物非主，惟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主之使者”（lā ilāh illā ʾllāh;Muhammad rasūl Allāh）这一最基本的“宰克尔”，在否定与肯定的背反中达到与主合一的境界。苏菲认为，“伊斯巴提”（Isbāt） 是肯定 “他”（Allah） 的存在，“纳非”（Nafi）是否定“非他”（Ghair Allah）的存在，肯定与否定的统一性、终极性即是确认真主的“真存在”。

在道乘修持过程中，导师在“记主”的群体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孤独”的状态，正是这种“孤独”才使他得以深思追随者的人格提升。导师对追随者说：“你快速吟诵二十一次‘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就可达到浑化的境界。那时，肉体就会颤栗，心灵深处的景象会使你应接不暇，超人的能力就会在躯体上显现。犹游动于水中，浮现于气中。”①21 次只是“数的定量”，而非“思维、呼吸的停止”。因此，苏菲个体在导师引导下吟诵“宰克尔”时，有的“配合以气功：念‘喇一喇哈（万物非主）’，以全身之力念之，将气从丹田之下提起呼出，既竭，然后念‘引郎喇呼（惟有真主）’，以全身之力念之，将气由口唇纳入心中。”②有的配合以步伐：“一呼八站，一吸九登。八站九登，字字升腾；一字一步位，八站九登。按着步位，用意而念。”③花寺门宦“出气念‘俩一俩海，引兰拉呼’（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吸气念‘穆罕默德若苏拢拉西（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④奈格什班迪耶对头的摆动亦有严格规定：“头摆右肩念‘俩’，摆向左肩念‘引俩’，念到‘安拉’时头须放在正胸。”⑤哲赫忍耶很可能简化了步骤，直接“向右念‘俩一俩海’，向左念‘引兰拉呼’，同时全身左右摆动”。⑥这种悠然的恍兮惚兮，会使物、象融为一体。这伴随赞念的渐断的人格提升，历经三个阶段，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境界。《麦克图布》讲：“赞念的表现形式有三：①否定与肯定并存，即念‘万物非主，惟有真主’；②只有肯定词，没有否定词，即念‘真主，真主’；③既无肯定词，又无否定词的指点意会，即念单一的‘啊，啊’。因此，安萨里说：“修道者有三个栈道：第一是菲纳（浑化）境界；第二是若凡尔（升高、升腾）境界；第三是葛卜莱（接收）境界。故你在第一境界中念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在第二境界中念真主，真主；在第三境界中念啊，啊。’”⑦神秘化了的体验主体，在不断的“宰克尔”念诵中，使我与

① 麦哈姆.苏菲探真[M].约旦：伊斯兰书局，1994.341.

② 余浩洲.真功发微·卷下·念主[M].清光绪十年锦城宝真堂重刊本。（周燮藩主编.清真大典[M].第 15 卷，合肥：黄山书社，2005.325.）

③ 篮煦.天方正学·卷四[M].民国十四年清真书报社刊印本。（周燮藩主编.清真大典[M].第 17 卷，合肥：黄山书社，2005.169.）

④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250.

⑤ 麦哈姆.苏菲探真[M].约旦：伊斯兰书局，1994.340.

⑥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247.

⑦ 穆罕默德·麦扎维，谢赫·侯赛因注. 麦克图布[M]（2）.麦加：米勒·麦喀义印刷，1898.207.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他”合而为一，或融入一个整体、一种无时间的状态，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彼此相同，你我不分，物我不分，形成一种有生命的、意识的、愉悦的、神圣的“同一状态”。一些苏菲大师的看似呓语的话语，实则是对苏菲价值的提升和彰显。哈拉吉“我即真理”的呼喊，震惊教界。中国哲赫忍耶道祖马明心静修后对仆人说：“向我叩头吧，我就是真主，我就是圣人。”①这是所有“意会”后落实了自己“悬置”决意的倾诉和呐喊，是知见之后的自我超越，他的理性的“黑暗”恰恰是灵性、悟性的“光明”，其沉浸于主的“隐蔽”是暂时的，他长期的、永久的也是最终的美好愿望是彰显自我，使自我的存在更具价值。这就是有形的我与无形的他合而为一后，“呓语”实则要表达的精神内涵和关怀的终极价值。

在苏菲们定期或不定期的大众聚合体里，导师的“哈德勒”（hadar）亦是表现其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哈德勒”一词有参与、存在、到达、临莅之意。苏菲派认为：“只有导师或其代理人临莅苏菲群体的‘达依若’（dāir，修行者诵念‘宰克尔’时跪成的圈子），才会迎来安拉及先知穆罕默德‘参加’这个聚会。”②在苏菲个体的精神领域，聚合体里的导师位居“高层次”，他的莅临与聚合体的价值有直接的关系。为此，苏菲个体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理性追求，完全把自己投在导师的怀抱中，在既静又动的修持意念中体认导师、仰赖导师、回归导师。实际上，导师的层次如同普通人，他只是比一般的修持者更能提升自己的生命个体，使渺小的我、自私的我在神圣的“记念”、“冥想”情态中得到超越，得到升华，从而塑造出完美的伟大的我、无私的我、真理的我，并从中享受到不可言表的“幸福”。

在静默修持的苏菲集体里，导师引导追随者吟诵“经训”并授意默诵“奥拉提”（ourād，赞主赞圣词）后，他“无言无语”地面对追随者，静静地坐在那里，犹如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苏菲派将完整的、完满的“奥拉提”称为“尊贵的联结”，即是说聚合体里的导师与追随者始终保持着表里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要求追随者凝视着对面导师的貌像，与导师貌合神通，冥想、记忆着导师的教诲，从而勾勒出自己未来生活的美好蓝图。寂静修持后，导师一边领诵“法蒂合”（al-Fātih，《古兰经》开端章），一边伸出他“尊贵”的手，将与主“意会”获得的“恩惠”通过逐个摸顶的方式“奉献”给追随者。实际上，导师所获得的一切完全属于自己，他并不构成追随者的修行份额，然而就追随者而言，这才是他所欲求的，这才能安慰他惶惑的心，才能滋润他枯竭的本质。

在舞动修持的苏菲体里，苏菲个体们集体默诵“宰克尔”后，围成一个象征圆满、合一的“哈里格”（haliq，圆圈），相互手挽手，在站立于圆心、犹似音乐指挥家的谢赫指挥下，集体高声诵念“真主永存……”等“宰克尔”，并伴随着富有激情的铃声、鼓声和琴声，前后摆动，起伏仰落。一曲终了，下一个环节又使他们激动不已。

在静与动的修持中，导师始终是一位极富感召力的“圣者”，他左右着苏菲个体的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在沉醉于对主认识的同时亦彰显了自己的价值。他个人的“收获”永远是丰厚的，他所给予追随者的只是“瞬间”的快感，他的视域里永远是终极形态的美好田园。存在、生命、价值正是苏菲导师本性的表现。

① 关里爷，杨万宝等译.热什哈尔[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3.7.

② 麦哈姆.苏菲探真[M].约旦：伊斯兰书局，1994.343.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四、结束语

苏菲主义修行中的“道”即中国穆斯林学者如刘智所称的“道乘”，历来是一个较有难度的话题。正统苏菲主义的“道”无疑包括了“教乘”、“真乘”和“道乘”三个方面，当然如果从特定修道方式来考察的话，则这个“道”单就“道乘”而言，是“小道”，而非完整意义上的“大道”，但它特有的宗教功修、精神修炼的途径和方式，体现了神秘主义的内涵。“道乘”修持中的导师无疑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在精神修炼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对我们充分认识当今社会中“导师”所发挥的作用无疑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14-02-17
[作者简介] 哈宝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电邮：amin675@163.com。西安 710062
马建平，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川镇东街小学教师。张家川 741500

The Teacher-pupil Relationship and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Sufism

Ha Baoyu Ma Jianping

Abstract: By expounding three fields such as *Shaykh*'s (mentor) status in the disciple's recognition, the mentor's self-prominent and the mentor's "participant" value, this paper offered readers a new angle to understand the teacher-pupil relationship and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Sufism that the former occupied the major aspect of *Daotong* and also pointed out that absorbing the thoughts of Chinese Confucian, Taoism and Chinese Buddhism, Chinese Sufism is Suf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ufism; Tarīq; spirituality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Uyghur Concept from a De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Cao Qian

Abstract: By carefully reviewing the previous domestic and overseas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lated to Xinjian from a de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Uyghur concept is of fluidity and is historically construct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econstructionism. The Uyghur ethnic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s intertwined with two concepts: Uyghur and ethnicity.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be aware of these. The concept of ethnicity appea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nations.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Uyghur ethnicity is inevitably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a. The word Uyghur itself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Turkish tribes.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Uyghur concept was more involved in tribal and regional identities, rather than any ethnic identities.
Key words: Uyghur; ethnicity; the Uyghur ethnicity; deconstructionism; construction (see p.83)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